

将身体悬挂在生活的边缘  
站在生命的外围思考

时间的无涯里 荒诞和废墟之上  
以绝望和疼痛诠释着一种另类的张狂  
体现着一种隐忍的力量

从此 双脚着地

青春不再迷惘

青春文学迷惘时代终结版

# 身体悬挂 心

马拉■编  
小饭 李傻傻等■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跳舞 (7.1.9) 白髮頭穿洋圖



馬拉<sup>□</sup>编  
小饭 李傻傻等<sup>□</sup>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身体悬挂 / 马拉编; 小饭 李傻傻等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187-956-2

I. 身... II. ①马... ②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9068 号

## 身体悬挂

---

策划: 大贤文化

作者: 马拉

责任编辑: 梁越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8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956-2/I·310

定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身体记忆

## CONTENTS 目录

### 贞洁的过去 /1

戈娅

我知道明洁很会利用她青春的颓废外表去迷惑男人，让他们感觉这个纯洁的小女人正在为情受苦，就渴望能把她抱进怀里好好疼爱一番，明洁凭借飘忽的暧昧眼神和性感慵懒的身体周旋在各种各样的男人中间，活得比我们都潇洒。

### 我们的老海 /21

徐则臣

风鼓起裙子，一个有点热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有那么一会儿，我想抱住这个身体，把额头放在她的小腹上。可是她的丈夫回来了，抱着两个大西瓜噔噔跑上了楼。

## 雪地上的兔子 /45

——李傻傻

现在灯光还明的时候，陈兔娃的尸体会被放进他家的堂屋，他身上的雪会被叫水莲的好看女人扑干净，陈燕羽看到爸爸死了，她不会哭，她在第二天早上，雪还没化的时候，带上阿花，跑到蒲小微家里，听蒲小微爷爷讲那兔子精的白话。而在听完之后，她犹睁着坏坏的大眼睛，说：“我妈妈是那个兔子精吗？”

## 西城巷 17 号 /61

——梨明

梨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十七年前，这片梔子花的主人在清晨给花浇水时听到了一阵和阳光一样纯粹秀丽的哭声，他拨开花丛一看，一个粉红通透的婴儿被水淋醒了，哭起来的样子像梨花盛开。

## 纯粹 /77

——张欣

如果，他是一个女人你就不会爱他？你是爱他这个人，还是因为他是男人而爱他？夏，你想清楚了没有？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男人，还是一段爱情？

## 捍卫老四的贞操 /113

——丁新征

老四像一只鹰一样，舒展双臂呈抛物线状撞向地面，他甚至最后望了望那轮似乎很美好的月亮，感觉到冬夜的寒风贴着面部呼啸而过，那晚的风真凉啊！

## 非非之死 /143

——马拉

在小鸟没有出现在非非的生活之前，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轨道良好地运转。如果没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可以永不相遇，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 这个夏天我看到你 /169

——任晓雯

你的目光凝固住了。在这种目光里，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融化消失，像夏天里的雪人被热度蒸发，直到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

## 上山上山爱，以梦为马 /201

—— 梨明

到山脚下时，他突然俯过身来向着我。我略微惊讶，不知他要做什么。只见他用手轻轻地抚了抚白马的颈子，熟谥地再拍了两拍，直起身时，正对着我不解的目光。

## 树上的岁月 /219

—— 张小琴

他躺在树枝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还听得到渐跑渐远的孩子们的颂歌，正在吟唱他那做刽子手的父亲和做妓女的母亲。他的父亲长得像泰坦神族一样威武高大，砍人的功夫绝世无双。

## 山坡上的女艺术家 /237

—— 小饭

这个男人突然的失踪给人们带来了不少话题。但他温存的妻子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情。她知道惟一还没有找过的地方就是对面的山坡，搁着一条河的山坡。

# 贞洁的过去

戈 娅

戈娅，女，1981年生，湖北省宜昌市人。1999年—2003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供职于重庆新兴周报《新女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大学时以“文学青年”之称呼为耻，现在却怀念当时于大排档把酒言欢的盛况。其貌扬扬，自以为是一个美女。

我进门的时候发现美女明洁和几个男人都在抽烟，我承认我是个迂腐的人，我和她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习惯这种氛围。所以我含着怒意半开玩笑地说：“又在接客啊？”美女的脸上便红一阵白一阵，几个男人狡黠的眼睛开始发亮。

我知道明洁很会利用她青春的颓废外表去迷惑男人，让他们感觉这个纯洁的小女人正在为情受苦，就渴望能把她抱进怀里好好疼爱一番，明洁凭借飘忽的暧昧眼神和性感慵懒的身体周旋在各种各样的男人中间，活得比我们都潇洒，但今天我太不给她面子，我让那些男人看到了她的另一面，而一般的男人都会利用这些来占点儿便宜。

明洁是我们这个学校舞团的名人，虽然她的舞跳得很一般，但她给一个牌子很响的女装拍过广告，我们在逛街的时候随处可见巨幅广告上她窈窕的样子，很有明星相。



娘娘腔的新教练也因此对她格外谄媚。

明洁常常化很漂亮的妆出门，整夜地不回寝室，她的服装和美容用品即使在这个攀比成性的地方也是让人遥不可及的，据说她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那么多钱，拍广告的时候公司欺负她不懂事，只给了她300块，所有人都替她不值，但她却高兴得不得了，捧着钱给家里打电话，讲得眉飞色舞，那时的明洁多么可爱，现在她已经习惯千儿八百地往外撒钱了。

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明洁奇迹般地回来，这个万人风流的日子她却静如处子。她去洗澡的时候我高声朝着浴室说：“明洁，你的眉毛钳子在哪里？”

“自己找吧，可能在包里。”

她的桌子和床上都乱七八糟，我到处找那只鳄鱼皮包，翻了半天才在被子底下找到一个，却是红色的。“红色的，是吗？”

我听见明洁惊慌地叫起来：“不，不是，错了，不——”随后她光着身子水淋淋地跳出来。但是没有办法，我已经打开并且看见了里面的东西。里面有一瓶用了一半的法国走珠香水和几个花花绿绿的避孕套。

可怜的明洁，她第一次用如此凄凉的眼神望着我，我看见她光着身子，一缕长头发从右边的额角绕过眉毛贴在她高高的鼻梁上，这种极端哀怨的样子配上她几近完美的身体，简直让人心碎。你不知道当一个平常高傲无比的人现在在你面前像一只被遗弃的任人宰割的小狗时是什么感

觉，我甚至希望她能暴跳如雷，或者对这些东西的曝光不屑一顾，那也决不会比这般的沉默来得尴尬。

我非常的难为情，脸都涨红了。如果现在有人推门进来绝对分不出是谁曾经干了一件破坏气氛的事情。我不是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女人，但是，我却把一个美女可能是最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秘密在我们中间袒露无余，尽管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那天深夜，我仿佛在睡梦中感到一只柔软的胳膊轻轻地缠上我的脖子，明洁温柔的声音如天籁般传来：我把什么都告诉你，我相信你，我一直找不到一个人来听我说话，你既然看见了我就告诉你吧，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睡着了吗……

其实她不说我也不会告诉别人，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女人，当然也不喜欢到处乱说。

你一定以为我去做鸡了，事实上也是，只是我没有和两个以上的男人上床。

那又如何？

五岁的时候我想要一条新裙子，我没有穿过只属于我自己的裙子，裙子都是表姐穿不下的。我哭了一天一夜，滴水未进，直到半昏迷的时候他们才着了慌，一边抱着我往医院跑一边让哥哥给我去买裙子。

我趴在二楼的窗户边，胳膊上扎着针管，眼巴巴地等着我的裙子。哥哥提着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从底下的草坪跑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让人幸福的景象。

明洁沉醉般地轻叹一声，我眼前浮现出一张贴在窗玻璃上的稚气而坚定的孩子脸。但是她的声音却逐渐颤抖起来。

一盆黑水从一个窗口泼下去，我的裙子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毁了。那是我惟一的裙子，我用我五岁的所有毅力和眼泪换来的裙子。这个世界不公平，我最喜欢的东西总是不让我得到，而且用那样残忍的方式。

明洁的眼泪就像一把鸡毛掸子一样拂过我的脖子，痒痒的，麻麻的。这种感觉让我的鼻子蓦地酸起来，我受不了别人这样子静悄悄地流泪。

我以为他会一直对我好的，但是他却把我推给那个流氓，我不知道，我喝醉了，他威胁我，说我说出去就告诉学校，把我弄臭，他一次就给了我10万……

明洁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纯洁，虽然我喜欢钱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很纯洁，我是真的爱他的，可是他却不要我……你不知道那个流氓怎么折磨我，他每次都要我抹上同一种香水，每次都要用不同颜色的套子，他还非要我叫很大声音……他把我弄得像个妓女……

明洁开始号啕大哭，我的耳朵都快被她弄爆炸了，但我不能在这个当口上让她停止，她肯定好久都没有这样哭过了，所以我只能拼命地张大嘴巴，她却把我越抱越紧，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当她最后实在哭累了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失聪了。

我不想问她为什么不摆脱这种生活，因为让我难过的

是我真的感觉不到明洁发自内心的悲伤，尽管她流了那么多的眼泪，但我总觉得她的哭诉是一种标榜，用以宣扬自己的情非得已，以此来安慰自己，对自己说，我其实是纯洁的，是那些男人背叛我，折磨我，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其实不想做二奶，不想这样过……其实，她又怎么能忍受没有手机没有鳄鱼皮包没有化妆品和昂贵的花衣服的日子呢？

我一这样想就打心眼儿里难过，我现在最想妈妈，我多么想告诉她这儿发生的一切。

妈妈在电话那头不住地叮嘱我不要惹是生非，她的先发制人让我哑口无言。我顿时萎靡下来，其实对她说这些有什么用，现在的妈妈已经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社会，她积累了那么多年的钱现在却连一台冰箱都买不起，这对她是个特别大的打击。

我找了一家网吧上网，我在聊天室里瞎说，我把明洁说成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的同学的朋友的同学，把我自己的城市改到黑龙江，我在心里说，明洁你不要怪我，反正别人怎么也不会知道是你了，你流了一把心酸泪照样精神抖擞地整夜不回来，但是我却因此差点儿精神分裂……

一个叫“性致勃勃”的人在里面占据主导地位，他的黄色笑话可以结集出版。当我说完了所有我想说的正要退出的时候他给我发来悄悄话，他说，不要惊奇，没有一个婊子没有贞洁的过去。

我的眼泪霎时奔涌起来，无数场景开始在我眼前晃动，

半昏迷的女孩儿，粉红色的连衣裙，医院的玻璃窗，扎着针管的小胳膊，期待的倔强的眼睛，还有鳄鱼皮包，彩妆，走珠香水，避孕套……我被一种极深的痛苦控制住，网吧里开始有人朝我观望，我不大喜欢哭，但是我现在却哭得像个王八蛋。

## 二

明洁不是婊子。

我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我甚至痛恨她的奴性，痛恨她沉浸在那种下坠的刺激中不可自拔，但我从来没有把她往婊子上面想，我无法忘记生日的时候她给班上每一个人买一个冰淇淋，她吃得满嘴奶油咯咯笑得天真无比，明洁总是那样笑，从来也不掩饰什么，她的小虎牙总是露出来，她就老是伸手去摸……可是现在却有人说她是婊子。

那时候我开始恨明洁，是她妨碍了我的生活，让我整天胡思乱想，我的业余时间仿佛都用来猜测她一切的行踪，好像她把什么都告诉了我我就非得要对她负起责任来，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她其实平静得可以，我又凭什么要显得这样心潮起伏精力过剩呢？

但是我在这一点上的确可以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贱”。早上我会想像她慵懒地和一个满脸皱纹浑身赘肉的老头在雪白的床上枕着白色的大枕头昏睡，晚上又会有一

些关于彩色避孕套和某种声音的情不自禁的想像，早餐时我想着他们还没有起床，中餐时明洁一个人吃盒饭，当然可能会有更好的东西，只是肯定一个人吃吧，晚餐或者会和那个老头参加什么宴会，明洁会穿着很高贵的衣服，化很漂亮的妆，巧笑倩兮地掠过各色眼神，他们会不会和她开玩笑呢？会不会把她当成一只可以随便捉弄的雏鸡？天哪，我一想到这里我就烦得要命，明洁，你怎么就不回来，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

我决定要忘掉这一切，这些烂东西已经弄得我神智不清，因此我打了申请准备搬出宿舍。但当我收拾我为数不多的行李时明洁却突然出现了，她惊愕的双眼如铜铃般瞪着我，一动也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其实这个时候还玩这种大眼瞪小眼的游戏简直就是侮辱我，最后还是我受不了了，我爆发出一声大叫，你到底想干什么？！

结果她却小声地说，你在整理东西啊？

我顿时天旋地转。我是在整理东西，但我整理东西是因为我要走了。

你只是在整理东西对不对？

我跟你说了我要走了，我不住在这儿了，我要搬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因为看不见你而烦恼，你到底懂不懂啊！

我看见两行泪从明洁的大眼睛里流出来，她流泪的时候都不闭上眼睛也不低下头，只是直勾勾地看着你，让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往下掉，一会儿工夫我酝酿了不

知道多久的对她的厌恶和绝望又隐了身。我低下头说好了我不走了。我细若蚊子的声音完全代表了我无比的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明洁就是有这种本事，她弄得我像个男人，通常只有男人才会在面对女人的泪水时软弱起来。

我就这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明洁，我为什么要跟你纠缠不清，难不成我上辈子是你妈？

如果是那样，我就已经倒了十六辈子霉了。

如果是那样，我也就真该认命了。

### 三

一个星期五，我正在睡午觉的时候，明洁把我摇醒了。

她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

我最近一个星期都要在寝室睡觉，你就不会寂寞了。

我愣了半天，说，谢谢你了。

我把脸贴在墙上，一股悲伤从心底慢慢涌上来，明洁，你以为我为什么关心你，为什么会等你，你的归来与离去其实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以为我是一个死皮赖脸的男

人，等你回家施舍一次温存吗？当然不。

我因此像只难过的猫一样，泪汪汪地躺在床上，这一躺就到了星期六。

上午9点，我被一阵歌声吵醒。“今天天气好晴朗，处

处好风光，蝴蝶儿忙呀蜜蜂也忙，小鸟忙啊我也忙……”拉开窗帘，我看见外面的公用水池边，一个女孩子撅着屁股在洗冬衣，马尾辫一摇一摇的，我看见那里面仿佛还有我的棉袄。浸过水的冬衣可能特别沉，她的歌声因此也变得断断续续。

那是明洁。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幸福地想哭，或许是因为她洗了我的棉袄。

明洁忽然仰起头，看见我后冲着我笑，那么纯洁的一张脸，在阳光中像西红柿一样可爱。她大声地说，懒虫，我给你买了面条，就在你的桌子上！

我转头看见桌子上的面条，我的天，从这碗已经成了糊糊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她起得多么早。这个死东西，我笑着骂起来，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落在碗里吧嗒出声。

那天晚上我心甘情愿地带她参加了我们的老乡聚会，那天晚上她打扮得素净无比，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雷依。

雷依是美国人，我们请来的嘉宾。

明洁似乎非常乐意见到这个梳着辫子皮肤黝黑有运动员般魁梧身材，来自田纳西州的洋人，但是她的英语实在让我也觉得害羞，当雷依一次又一次用茫然的大眼睛看我后，我充当了明洁的翻译。

我不得不说明洁真是弱智，她竟然问雷依凯旋门离他家远不远。我只好临时改问雷依是否去过凯旋门，但是这就导致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我都要做一下大大小小的变动，还要改动雷依的回答，渐渐地我觉得这样真是刺激，很